

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

阎书昌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中文版)形成于他自1902年在中国京师大学堂开始的心理学教学活动,出版于1905年11月。该书在日本发行而在中国发售,它是面向中国学生的心理学教材。服部宇之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科学心理学教材,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意义。《心理学讲义》具有明显的进化论取向以及为教育服务的倾向。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教学是现代科学心理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传播的开端。《心理学讲义》是以知、情、意三分法为基础的心理学体系。中国早期心理学术语与日本心理学中的同形汉字有着紧密联系,服部宇之吉直接采用日本心理学界通用的术语以解决汉语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困难。

关键词 服部宇之吉;《心理学讲义》;中国近代心理学;汉语心理学术语

分类号 B84-09

1900~1905年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轫的重要时期。前有康有为、梁启超对该学科名称“心理学”的引入和日本心理学著作的介绍,后有陈虬于1905自编出版中国第一本心理学著作《心理易解》(杨鑫辉,赵莉如,2000;阎书昌,2000)。在这一时期内,王国维开始关注西方教育和心理学,并于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佛维,2006);上海广智书局于1902年出版了列为教育丛书第一种的《心理教育学》。教科书类心理学著作则有1903年出版的大濂甚太郎著、张云阁译《心理学教科书》;经由总理学务大臣审定的师范学校教科书高岛平三郎著、田吴炤译《教育心理学》;1905年出版的大久保介寿著、湖北师范生陈邦镇等合编《心理学》(内页署为《教育的心理学》)等等(杨鑫辉,赵莉如,2000;大久保介寿,1905)。在这一时期十本左右的心理学著作中,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所著《心理学讲义》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一部日本教习在中国教育背景下撰写的一本著作,既不是单纯的译著,也非中国人自行编写,尤其该书内容中融入了大量中国文化内容,因此堪称中日心理学交流史上“合作”之著。

1 服部宇之吉与《心理学讲义》

清末时期,日本心理学在中国引介西方心理学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服部宇之吉(1867~1939)是中日心理学交流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曾任教于第三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后曾任文部大臣的秘书官、视学官等职位。他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助教授期间,于1899年为研习汉学留学中国,1900年回国后曾赴欧洲讲授汉学及调查有关研究方法,此后再度来到中国。1902年9月,服部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着手京师大学堂师范和仕学两馆教学计划、规章以及设施建设等工作。服部出任讲授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并以“正教习”的身份对师范馆的教学进行督导工作,他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服部一直对儒学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儒学的传播(杨鑫辉,赵莉如,2000)。服部在师范馆的心理学教学工作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贡献。1909年服部回日本之后,在鼓吹日本“孔子教”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道路(刘岳兵,2003)。服部所授心理学课程的讲义是由他当时的助教范源廉译述的,但是这套讲义留世很少,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着一册线装本,只有“提要”部分和第

一编“知之作用及其理法”的三章内容,而且没有具体的出版时间,依照相关材料被判定出版于“庚子辛丑”(1900~1901)年间或其后1902~1903年。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着一本该讲义的洋装铅印本,也没有出版日期和单位,被判断为出版于1904~1906年(杨鑫辉,赵莉如,2000)。笔者于2005年淘买到此书完整的初版本(见图1、图2),获知了它详细的出版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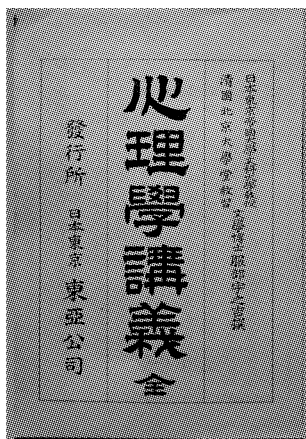


图1 《心理学讲义》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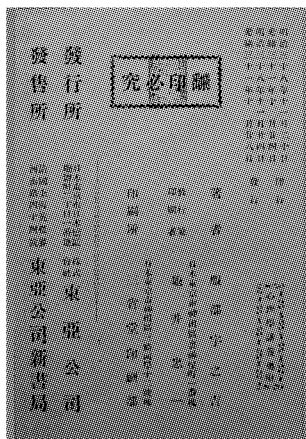


图2 《心理学讲义》版权页

该书版权页明确注明此书于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廿四日)在日本印行,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四(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廿八日)由东亚公司发行,也就是于1905年11月出版。在此书“心理学讲义凡例”的文末,服部所署日期为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文中提到“本书系因予所讲授清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之稿本而增损润色者”。由此可见,此书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线装本基础上的修订版,而且特别注明是全册,应该是针对分册装订的线装本而言。此书共计239页,与南京大学所藏洋装铅印本的页数相同。杨鑫辉、赵莉如(2000)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中提到南京大学这本洋装书的“提要”部分共七节,没有提到第八节“讲义之次第”,恐是遗漏之误。

《心理学讲义》形成于服部自1902年开始在中国京师大学堂授课的讲义,然后于1905年在日本以纯中文形式印刷,同时它的读者群又是中国人,因为此书版权页上注明是在上海发售,尤其在正文中并列提到中国和日本时,也是把“中国”置于前,“日本”列在后,这是由日本学者在中国教育背景下撰写的心理学著作,因此它是中日心理学早期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服部在京师大学堂讲授心理学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科学心理学的

教学活动。清朝末期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早期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教会学校,1876年文会馆公布的课程设置中有心理学的课程,但未见原始文献。1891年的课程表中有“心灵学”(即心理学)课程(杨鑫辉,赵莉如,2000)。但是在19世纪末以前,严格来说,这所学校的基本性质还属于中等教育(高时良,1994),更主要的是登州文会馆其教育是为宗教服务的。颜永京于1879年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以海文的 *Mental Philosophy* 为教材开设了心理学课程,但是无论是教材本身,还是作为传教士的教学活动,其最终目标都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服部《心理学讲义》一书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心理学传播过程中重要的历史意义。

2 《心理学讲义》的体系与进化论取向

2.1 心理学研究对象

服部宇之吉将心理学研究对象定义为:“心理学者,就心之发动作用,考求其理法者也。”(服部宇之吉,1905, p. 1;下文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心有动静之分,心理的本体论是研究“心”的“静”,而心理学研究“心”的“动”,即知、情、意。“盖心一动,则千态万状,随之而生。心理学者就发动之迹,考求其理法。”(p. 2)也就是说服部将心理学定义为研究心理活动作用规律的学问。

2.2 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观察法。观察法又分两种,其一是“我自观我心之法”,即内观法;其二是“我观他人之心之法”。这两种方法均有自己的缺陷。前者是在“追思当初发动之情形,而必期其无遗漏者,实属至难之事。”后者是指“只能由其言语、举动、颜色等,想其心内之状态而已,但由外察内,亦难免无过失。”(p. 20)因此,两种方法应该结合使用,以尽量弥补各自的缺点。

在“心理学之门类”中,除“比较心理学”之外,服部就研究人类心理的门类列出了“记述心理学”(即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四类。但是服部未将实验法列为心理学研究方法。这是因为在当时,实验法用于研究人的心理并非易事,其应用的范围还很小,只能研究一部分心理活动。但是服部在《讲义》中多次提到心理学实验的内容,如介绍韦伯定律。现代心理学在经过一百多年发展之后,实验法已经由最初只能应用于部分研究对象到今天应用到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并成为心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技术。

2.3 知、情、意之作用及其理法

《心理学讲义》共分四部分:提要、第一编“知之作用及其理法”、第二编“情之作用及其理法”、第三编“意之作用及其理法”。很明显它是秉承自康德以来的心理三分法体系而展开的论述。同时,在服部《心理学讲义》中对性格没有单独列为章节进行讲解,仅在“意之作用及其理法”部分的最后几页中稍有论及。这样的体系结构和服部的心理学定义是一致的。个性属于伴随着心理活动过程表现出来的属性和特征,并非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本身。与此书主体内容构成参照意义的另一本著作是海甫定原著、龙特氏英译、王国维(1907)汉译的《心理学概论》。《心理学概论》丹麦文原著刊于1882年,经过原著者校对和加注的英译本刊于1891年。《心理学讲义》和《心理学概论》在“知”、“情”、“意”三部分的比重上大致相当。与《心理学讲义》一样,《心理学概论》中是将“个性”置于“意志之心理学”部分中进行论述,篇幅也很少。1900年前后,欧美心理学界正是冯特心理学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强调研究普遍性规律,忽视个体差异的研究。因此可以认为《心理学讲义》一书同欧洲心理学前沿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

2.3.1 认知过程 服部将知之作用按照由粗略、简单到精细、复杂划分为“感觉”、“知觉”、“记忆”、“想像”、“思想”(即思维)。但是其文本中仅列出“感觉”、“知觉”、“想像”、“思想”四章,每一章末都论述各自的发展规律。感觉与知觉均属于较低级的过程,而想像与思维决定着人类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属于认识过程中的最高级、精要的内容。

服部在“感觉”部分的论述中提到,没有刺激作用也会产生感觉,这属于妄觉。妄觉是不同于幻觉的,妄觉是虚妄的、无中生有的感觉或知觉,而幻觉属于知觉的错误。在今天汉语心理学界中,妄觉一词基本上由幻觉所取代。错误的知觉被定义为错觉。但是服部对幻觉的论述中既包括一些心理错觉现象,也包括一些非心理错觉现象。前者如“月之初出于地上,其形大于中天之时”,后者如“见八公山之草木以为皆敌兵,或惊风声鹤唳”。错觉是指不受感知能力大小影响而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而服部所论述的第二种现象是由于人类的感知能力不够精细或有限所导致,并非真正的心理错觉(唐武,1989)。服部的论述可能是一些心理学教科书中将此类知觉错误归之为心理错觉的最早源头。

服部所论述的思想即为思维。思维是以融会为

主,分为三个层次:概念、断定(即判断)、推测(即推理)。因思维与言语有着密切关系,故服部在这一部分多处提到中国语言的特点,如“中国文法单有一个动词以成断定者亦不少。”“中国文法,省略连辞而不用者不少。”(p. 105、106)两岁的孩子因感觉、知觉、记忆和判断虽有所发展但不精细,只能对熟悉事物进行思维,到四五岁,思维能力比较发达了。服部认为,在此阶段中成人的教育对于促进孩子思维发展很有效果。

2.3.2 情感过程 服部认为苦恼和快乐或者愉快与不愉快的这种状态即为情感。服部根据情感的本能纬度上发展先后,分别论述了恐怖与愤怒、同情及爱、游戏与求知、自我及性欲、异性之爱。同情概念即为 empathy,这个词在中国心理学界一直很难用汉语准确翻译(本文从“共情”的译法),服部虽然用了同情一词,但是也明确提出其与日常意义上的同情具有不同的内涵,同时它也不同于关爱与爱怜的概念。共情是人类能形成社会的根本,尤其是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共情之心越能维系社会的发展。服部用“异性之爱”指称男女爱情,而用“爱”对应普遍意义上的爱,如母子之爱。“爱”有自利和利他之分。在利他到底是本能和后天养成的问题上,服部持先天论的观点。服部否定了中国道家们将爱情低俗化的观点,而是将男女爱情看作是高尚而复杂的,人们应该敢于追求其真义。服部将前述各种情感看作是由本能而生的单纯或稍高级些的情感,更为高级复杂的情感则包括社会的情、道德的情(道德感)、宗教的情、悦美的情(美感)、知的情(理智感)。

2.3.3 意志过程 服部认为从意志的发展来看,低级动物多本能性、非意识性的运动,而高级动物才会产生由大脑,即由意志所决定的活动,这是有意识参与的活动。个体经常面对类似的事件而产生类似的意志作用,长此以往,则会按照一些观念或道德的情感形成动机,最后则“习成性”。服部同时认为“动机有由我性格之根底生与否之别”(p. 235)。借此他提出了性格问题。服部提出性格不同于中国古代性善恶争论中的性,而是指个体在知、情、意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性格既受到种族遗传因素的影响,又受到个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人各有性格,而各人性格不同,犹其面也。”(p. 236)性格体现在知、情、意方面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是指“所知所悦及所欲”都是积极向善的,才能表现出统一和稳定。因此,“性格必以所谓至诚为

其本意”(p. 239)。

2.4 《心理学讲义》的进化论取向

《心理学讲义》整个著作体现出较强的进化论观点,唯一一处大篇幅引用他人著述的地方即是引用了斯宾塞的观点。服部字之吉从保全性命重要性的角度,将触觉、味觉和听觉看作是感觉中比较低等的;情绪则是“皆以心识的生命保全与其发达为归”(p. 131);恐怖是个体处于防守状态的表现,而愤怒是个体处于进攻状态的表现,而且恐怖在新生儿身上的出现早于愤怒。共情虽系一种本能,但在知识与经验的影响下,其发展渐趋复杂,其中以观念和思想为基础的、最高层次的共情之心,是人类组成与维系社会的基础。最高层次的共情不仅指向人类,而且包括一切事物,服部认为中国圣贤所讲的“仁”就是这个道理。服部认为人类知识经验越发达,社会越发达,其维系社会的共情所蕴含的思想与观念越是发达复杂。

服部在论述高级情感(宗教之情、悦美之情和知之情)时,也体现出明显的进化论倾向。宗教的发展是与人类的心理发展相伴随的。早期宗教表现为畏惧神灵,以恐怖情绪为主。这种宗教情感与个人以及种族的保存本能密切相关。由畏惧神灵而衍生出的祭祀活动又能起到维持种族共情之心和团结的作用,从而利于种族的生存与发展。中期宗教表现为敬神、接近神灵,以共情为主,后期宗教表现出知识增加,情感要素减少的特征,成为一种哲学,此时宗教之情则演变成为知之情,即理智感。服部认为美感是间接有益于生命的保存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舞蹈作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能够起到沟通作用,容易统一人心,抵挡外敌,从而起到保存社会的作用。至于雕刻、绘画技艺的发展,则是因为能操此技能者感知、记忆事物形状和色彩的能力强,而且使用器械能力强,这种能力强的个体不仅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而且保全了后代的生命,因此在人类身上保留下了善于雕刻和绘画的行为倾向。理智感则是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心,个体好奇心强则容易知晓事物的性质和用途,对于自己和后代的生存有着重要价值。

自1898年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开始正式传播。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化论很容易就与政治、社会学相联系,走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道路。而服部《心理学体系》以进化论解释人类心理的发展,展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对心理学的影响。

3 《心理学讲义》与中国近代心理学

3.1 心理学与中国文化

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内涵是中国心理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服部字之吉在《心理学讲义》中对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意义的阐发,展示了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初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图景。服部在讲授心理学过程中,凡能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讲解心理学学理的地方,就“说明之或疏证之”,这样一方面可以增进中国学生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学术的进步。从这里可以看到心理学在中国传播之初,走的是和中国文化相互沟通的道路,具有一定的中国化倾向。到底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思想对现代心理学有没有借鉴意义呢?固然如服部所言“中国古来学术与心理学相发明者不少,但语而不详者多,又不合于心理学之理者亦往往而有”。但是,服部一百年前就认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心理学讲授能够“助学术之发达”,他不但自己“讲授心理学实用此法”,还认为“后之讲此学者,其亦致意于此”,(凡例,p. 1)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心理学讲义》中以孔、孟、尧、舜、盗跖、道、释、《中庸》、《大学》、《学记》等的大量观点或内容为例讲解心理学知识。例如以《乐记》中“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说明知与情感的关系;《大学》中“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孟子》中“心之官则思”,这里的见、闻、知味、思所描述的都是人的心理活动;“今见洪水,想陶唐氏九年之水时,又并想鲧殛死及禹治河之绩是也”、“里名胜母,曾子不敢入”来说明“因全体与一部之关系之联络”(p. 82),即整体与部分的联想;以“从来经易水,谁不念荆轲”来理解“因接近之联络”(p. 83),即接近联想;又如用天下“九州说”和“以日月之蚀为人君失德之所致”的观点解释何谓“断定不精”(p. 110),即判断错误。服部用“孟子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来论证利他心理具有本能特征。服部认为心理学知识可以帮助解决中国文化中的争论。例如运用知觉的理论就可以很好地攻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又如中国古代性善与性恶之争,其实各自讨论的是道德和本能两个方面,讨论对象的不同导致一直聚讼不断。

纵观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我们经历了较长期的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什么”的心理思想研究取向占主导优势的阶段,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精

髓“能成为什么”心理学思想的建构取向研究正在兴起。服部在《心理学讲义》中利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在同一时期汉语心理学著作中是很少见的。服部多是利用中国文化作为其心理学知识的注脚,但是它作为一百年前的学术形态,对其评价不能脱离历史发展阶段。进一步分析来看,服部所引用的材料多属于中国古代对某一心理事实的认识和描述,彰显出中国古代哲人对心理现象的深刻洞察力,固然中国古代心理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心理思想仍然是我们在当代建构中国心理学体系过程中所须汲取的文化营养。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解释心理学的过程中,服部的一些解释也值得商榷。如他从“论语云:见贤思齐焉”一句中得出思维中包含意志成分的观点即为例证。

3.2 《心理学讲义》与汉语心理学术语

服部提到京师大学堂的奏定学章程纲要中有“不许用新语之不雅驯者”的这样一条章程。这反映出当时晚清政府心态,在开明之中又有保守。一个新的学科怎么会遇不到新词呢?!“然学术随时而进步,学者随事而创造新语,亦势所不得免也。”服部以中国历史上玄奘等译佛典来加以阐述,当时所创的新语未必都雅驯,而今日的人们已经习惯了

这些词,雅驯与否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对于清末的中国应当广求知识于国外,因词语雅驯与否的问题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实在是有些本末倒置,得不偿失。服部于是就将在日本已经通行而在中国没有可替用者,而且是同形汉字的心理学术语,直接用在这本中文书籍之中。这与清末传教士颜永京将海文的 *Mental Philosophy* 译成中文本《心灵学》时遇到的心理学术语翻译困难有相似之处。科学心理学向中国传入,首先经历的就是术语创制困难。只不过颜永京新创的译词和全书译文均为古文言,内容艰涩难懂,再加上《心灵学》的影响主要是在教会之内,所以导致其所创制的心理学术语的译词未能沿袭下来(杨鑫辉,赵莉如,2000)。日本学者儿玉齐二(1999)比较分析了颜永京和西周各自所译 *Mental Philosophy* 的中文、日文译本之中 25 个心理学译词的差异问题。与服部《心理学讲义》同时代的两部心理学著作对于探讨近现代汉语心理学术语有着重要参照价值。其一是日本学者久保田贞则编纂的《心理教育学》(1902),此书中重要学术术语均有对应的英文词。其二是日本大久保介寿讲授,陈邦镇等编写的《教育的心理学》(1905),此书专门附有术语英和对照表。笔者将各著作中可以构成参照意义的部分心理学术语试作一比较(表 1)。

表 1 早期汉语心理学术语比较

英文术语	西周(日文,1875)	久保田贞则(中文,1902)	服部宇之吉(中文,1905)	大久保介寿(中文,1905)
Imagination	想像	想像(力)	想象	想像
Experience	经验	经验	经验	经验
Feeling	感动	感情	感情	感情
Memory	记性	记忆(力)	记忆	记忆
Phenomenon	现象	现象	现象	现象
Sensation	感觉	感觉	感觉	感觉
Attention	注意	注意(力)	-	注意
Reasoning	论弁	推理(力)	推理	推理
Observation	视察	观察	观察	观察
Deduction	演绎	演绎	演绎	演绎法
Perception	知觉	知觉	知觉	知觉
Judgment	弁决	断定力	判断	断定
Will	意	意、气志	意志	意志
Abstraction	抽象	抽象	抽象	抽象
Synthesis	综合	保合	综合	-
Consciousness	意识	Mind 译作“心意”	心识	意识
Generalization	概括	概括	概括	概括
Association	伴生	联合	联络	观念之联合
Induction	归纳	归纳	归纳	归纳法

注:《心理学讲义》中没有英汉对照,作者是凭借经验进行的判断。“-”表示空缺。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心理学术语与日本心理学利用日文中的汉字创设心理学术语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在接受心理学过程中同时也接受了这些同形汉字的心理学术语,随着服部宇之吉等日本学者们的心理学著作在中国传播,这些心理学术语得以继承和发展。尤其是服部的《心理学讲义》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有着师生教育实践活动,对心理学术语的传播和普及有着重要意义。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日本学术界利用同形汉字创设心理学术语,中国早期心理学术语则受益于日本心理学界的专业术语,笔者认为,一方面这件事本身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心理学蕴含;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学界众多文化精英广泛学习和传播日本学界先进科学知识所致。

3.3 心理学与教育

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同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尤其是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刘毅玮,2006)。《心理学讲义》成稿于服部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授课讲义,因此为教育服务的倾向很明显。服部在该书凡例中提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在学生初入学就开设心理学课程,而心理学所涉及到的基础课,如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学等都还没有讲授,因此,他在授课过程中凡遇到相关知识时就需要另行讲解,以便促进学生的理解。这反映了我国清末科学基础教育十分薄弱的状况。服部在《心理学讲义》中讲解完一部分心理学内容之后,都会讲解心理学知识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如“感觉为知之初……而感觉之精粗,因人而异,其所以然者,多视教育经验如何,故小学最重感觉之教育也”(p. 53)、“是故教育者于儿童教育,必用心养其观察力。盖幼儿辨别、融会之力,必因父母师友之教而方成也”(p. 68-69)。在讲解“自我之情”时,“因我自知已而生,然又必籍他人待我如何而长,于知识未十分发达者尤为甚,故待小儿最须用意,父兄常能鼓舞奖励之,则其自尊之情方能发展。”(p. 152-153)可见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初,就带有很强的应用性倾向,这与当时改革旧制,兴教育、兴国家、兴民族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服部对中国清末女子教育也有着积极的倡导和推动作用,他从心理学角度推导出“兴女学”的积极意义。服部认为中国自古贱视女性,且闺训严格,但某些风俗并不比其他各国要好,其问题是出在没有培养女性自尊的情感。一方面人们轻视女性,则女性看待自己亦卑贱,另一方面严格的闺训也会助长

女性的自卑情感。国家文明昌盛并非仅仅依靠男子就能达到,也有赖于女性知识和道德的发展。因此中国要急需培养女性自尊情感,培养女性自尊情感最迫切的方法就是兴办女学。女子教育是以“兴利劝善”为宗旨,是属于积极的,不像中国传统闺训以“防弊禁恶”为宗旨的消极做法。服部与其夫人还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实践之中,协助经营由沈均在 1905 年 8 月 1 日设立的豫教女学堂(陈平原,2006)。

4 结语

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展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心理学发展之初的早期形态。他在京师大学堂的心理学教学实践对于心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汉语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发现,汉语心理学术语的创制是以中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在中国近代科学心理学的引入之初,将中国文化和科学心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将心理学服务于中国教育实践,这样的做法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参 考 文 献

- Chen, P. Y. (2006). Moving scenes and regarding hist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 59-124.
- [陈平原. (2006). 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 *中华文史论丛*, 1, 59-124.]
- Fo, C. (2006). *On Wang Guo-wei's the philosophical translating works* (in Chinese, p. 10, p. 48).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Documentary Press.
- [佛维. (2006). 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 (p. 10, p. 48).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Gao, S. L. (1994).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ssion school* (in Chinese, p. 75). Changsha China: Hunan Educational Press.
- [高时良. (1994). 中国教会学校史 (p. 75).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Hattori, U. (1905). *Teaching materials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Tokyo: East Asia Company.
- [服部宇之吉. (1905). 心理学讲义. 东京:东亚公司.]
- Hoffding, H. (1907/1926). *Outline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Wang, G. W, Trans.). Shanghai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1).
- [海甫定 (1907/1926). 心理学概论(王国维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 Kodama, S. (1999). Priest Yan Yong-jing: the first person introduced psychology into Chinese (in Chinese). In X. H. Yang. (Ed.) *Forum on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y* (pp. 30-41). Nanjing Chin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儿玉齐二. (1999). 第一个将心理学传到中国的颜永京牧师,见

- 杨鑫辉 (编). 心理学探新论丛 (pp. 30 – 41).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Kubota, S. (1902). *psychology* (in Chinese). Shanghai China: Guangzhi Publishing House.
- [久保田贞则. (1902). 心理教育学. 上海: 广智书局.]
- Liu, Y. B. (2003). “Confucianism” in modern Japan: Taking Unokichi as a case (in Chinese). *Academic Monthly*, 5, pp. 31 – 35.
- [刘岳兵. (2003). 论近代日本的“孔子教”: 以服部宇之吉为例. 学术月刊, 5, 31 – 35.]
- Liu, Y. W. (2006). *The input of Western psych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in Chinese).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Hebei University.
- [刘毅玮. (2006). 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 博士论文. 河北大学.]
- Okubo, K. (1905). *Psychology in education* (in Chinese, B. Z. Chen, W. F. Fan, Z. M. Guo, P. Z. Hu, T. C. Fu, Eds.). Wuchang China: Hubei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
- [大久保介寿. (1905). 教育的心理学 (陈邦镇, 范维藩, 郭肇明, 胡鹏翥, 傅廷春 合编). 武昌: 湖北官书局.]
- Tang, W. (1989). A humble opinion on the notion of illusion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56 – 58.
- [唐武. (1989). 错觉概念问题刍议. 心理科学, 3, 56 – 58.]
- Yan, S. C. (2000). The first publish of *Xinlixue* in China (in Chinese). In X. H. Yang (Ed.) *Forum on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y* (pp. 240 – 241). Nanjing Chin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阎书昌. (2000). “心理学”在我国的第一次公开使用. 见 杨鑫辉 (编). 心理学探新论丛 (pp. 240 – 241).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Yang, X. H., & Zhao, L. R. (Eds.). (2000).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sychology* (in Chinese, pp. 102 – 103, p. 111, pp. 122 – 126). Jinan China: Shandong Educational Press.
- [杨鑫辉, 赵莉如. (主编). (2000).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 (pp. 102 – 103, p. 111, pp. 122 – 126).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On Hattori Unokichi's *Teaching Materials of Psychology*

YAN Shu-C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Hattori Unokichi's *Teaching Materials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by Chinese psychological field since there is not available literature. Now,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book reveals that the book derived from Hattori Unokichi's teaching practice in China since 1902. It was published in Japan in November 1905 and circulated in China. It was a psychological textbook for the students at *Jingshi Daxutang* (former Peking University).

Hattori Unokichi defined psychology a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mind activities, and observation w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in psychology. However, he did not regard experimental method as the main one in psychological studies although he acknowledged its importance. In those years, scholars believed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use experiment to explore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The psychological system in *Teaching Materials of Psychology* was based on the tripartite division (cognition, affect, will), and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mental process, not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 *Teaching Materials of Psychology* embodies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psychology and emphasizes service for education. This book reveals the main concepts and dominant system of psycho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Hattori Unokichi's teaching of psychology w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sychology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attori Unokichi confirmed the psychological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ok it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is textbook. Therefore, we can find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absorbed into this discipline when Western psycholog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psychological terms benefited from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psychological fiel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hange, Hattori Unokichi directly adopted the current psychological terms in Japan to settle the difficulties of establish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terms. The fact that Japanese psychological terms were creat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has proved the psychological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bsorp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Japanese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ese elite intellectuals promoted the input of Japanese psychological terms creat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Hattori Unokichi; *Teaching Materials of Psychology*; Chinese modern psychology; Chinese psychological term